

# 借个火吧

送老公公去省肿瘤医院放疗后，眼见着他的胃口一日日衰弱下来，同病房的家属江姨悄悄问我说：“想不想在附近借个火，煨个汤给老爷子？你晓得的，拐过前面那条长满蔷薇藤的小巷，就是一个菜市场。”

经她指点，我才知道早上卖油条和各色稀粥的老葛夫妇，中午允许这里的病友和家属，在他的铺面里借个火，炒菜或者炖汤。炒一个菜，柴火费两块，炖一个汤四块，老葛夫妇还为大家准备了简单的作料，都包含在柴火费里了。

江姨指点我：“过了早上九点，你出了医院往南走，看到有一家铺面，门口长案上放着十来个高压锅，大大小小炒菜锅，都被熏得乌黑的，就是他家啦。”

之后的一个月，我在这里，与病人家属一起蹲在水池前摘菜，与他们一起排队使用高压锅，与他们一起帮头发花白的老葛从三轮车上卸下几百块蜂窝煤饼。是的，如果不是在这里借火，我再也不会想到，21世纪在省城，还有不用液化气和天然气炒菜熬粥的地方。老葛解释说，他计算过，用蜂窝煤饼，他收这点儿柴火费才能勉强混得过去，若是用液化气，恐怕要赔大本。提高借火的收费，他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，因为提着饭盒来的病患和家属，都已经被命运带到沟里。有人已经在医院的陪护椅上睡了四五十天，就为了把住旅馆的钱省下来，好为病人多买一支白蛋白，多炖上一份排骨汤。

“能帮他们一时，是一时吧。”老葛的眼睛，已经被铺子里的烟火气熏得通红：“用煤饼炒菜炖汤，火力

□南京 明前茶

猛而绵，做出来的东西好吃，只是高压锅和炒菜锅都被熏得墨黑，好在大家也不嫌弃。”

从上午九点半，到中午一点半，人们在这里排队、生火、互相问询亲朋做化疗时的反应，交流为日夜插着吊针的病患洗头翻身的巧妙方法。这里形成了互相安慰，也互相支撑的气场，没有大话，也少见眼泪，早来的安抚后来的，教他如何像礁石般稳住身子，静悄悄等着命运的怒潮从头顶、从身体上滚过。

这里甚至是有笑声的，人生也许短暂，不笑就是损失。前来炖汤的老先生摘下了他的鸭舌帽，向大家展示他圆溜溜的光头，说从今往后省了洗发水，多好，引得众人欢笑。他83岁了，老伴去世，儿子儿媳都在拼命打工希望给他更多用自费药的机会，他不得不自己照料自己。谁都会觉得他一个人来住院化疗，暗含一丝凄凉，但老先生显然不这么想，他在煤炉上一气呵成，做好了溜鱼片和菌菇汤，得意于很少有老爷子有他这个手艺——当年，他被老伴紧急培训成了会烧年夜饭的大厨。老伴因为骨癌晚期截肢，拄着拐在厨房里现场指导，不许他躲懒，理由是：会烧菜，往后的路就没有那么寡淡荒凉。

他有点慌，切肉丝差点切到手指，问了一句自己也觉得没来由的话：你不管我了？你这是要到哪里去？

老伴淡淡地劝慰他说：你往东，我就往东。你往西，我也往西。你放心，我永远在的。

一位20岁的姑娘来为刚割去肿

瘤的妈妈做几个炒菜。她显然是那种从小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姑娘，从来没有进过厨房，茭瓜丝切得横七竖八，削土豆皮差点削到手指，铁锅没擦干就急着放油，被溅出的热油惊得一跳三尺远，惹得边上的大叔失笑。姑娘做这一顿饭，接连拜了两位师傅，她显然不晓得妈妈这病的厉害，炒完了菜，尝过咸淡，非常骄傲，带着100分小学生才有的笑声离去。旁边的人对她竖起大拇指，直到姑娘拐弯消失，才叹息着默默收起自己的饭盒。

一位年过不惑的妻子来烧清淡的汤菜，烧完后搁在案板上稍稍放凉，用自带的料理机打成糊糊再带回去。她家丈夫已丧失咀嚼的力气，喂食这些营养糊糊，是希望帮他撑到孩子中考放榜的那一天。旁边的家属怜恤她的劳累，拿出手机，告诉她哪些品牌有营养糊糊卖，开水一调就行，何苦如此麻烦？女子淡淡一笑说：虽然医生说他的味觉大体已经消失，可我总觉着，他能吃到家里的味道，是种安慰。

一个月后，泡桐的残花已经落满一地，春天就快过去了，我又在老葛的铺面里熬鱼汤。老葛夫妻运煤饼去了，嘱我暂时看管铺面，此时来了位六旬老太太，她提来一个纸盒，说老伴动过手术，存活三年了，一直惦记着主治医生和老葛的恩德，无论如何要专程前来感谢他们。今天早上6点，她从安徽芜湖出发，就是想见见老葛，送一样不值钱的礼物，代表她的真心。

我代老葛收下礼物，纸盒里是一个锃光瓦亮的新高压锅。

## 功夫蛋饺

□南京 戚思翠

蛋饺，顾名思义就是用猪肉做馅，用蛋皮包成的饺子。作家张爱玲在《半生缘》中提到：“饺子、蛋饺都是元宝。”蛋饺，可是江南水乡一种亲切又吉祥的春节传统美食。江南人家到了过年，家家户户都要做蛋饺迎新年。

也许是自己很笨拙，刚刚做的50个蛋饺整整花去了我两个小时。首先要准备好食材。就我刚才做的那些蛋饺：精肉糊半斤、草鸡蛋6个以及食用油姜葱胡椒粉等佐料适量。还要准备好制作的工具：一把长柄铝勺，半球形。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辅料，那就是一块猪油或肥肉（约30克），这是为了防止蛋饺皮粘在勺上“擦油”用的。将肉糊制成馅，把鸡蛋磕破放钵子里，用筷子沿同一方向使劲搅拌，直至筷子不沾一点儿鸡蛋液为止，可千万别搅反呀。

一切就绪，开始做蛋饺。煤气灶开小火（也叫内火），左手持铝勺烧热，右手用筷子夹住生猪油在勺里狠狠刷上几圈，随着滋滋声，铝勺被擦得闪闪发光，然后舀一汤匙打好的鸡蛋液，轻轻地转动手腕，此时一定要离开火焰，让蛋液均匀铺满铝勺底部，形成一张金黄的圆形蛋皮，就像美丽的“小太阳”。

阳”。趁蛋液未完全凝固，夹一小团肉馅放在蛋皮中央，等到边上的蛋液一凝固，用筷子尖小心翼翼地搛起边沿，盖上另一半，稍微压那么几下，蛋饺即成形了。瞧，那金黄的蛋液，粉红的肉馅在暖亮的炉火中“滋滋”欢叫着，美满结合后，谁见了都会流口水。一只只整整齐齐犹如“金月亮”的蛋饺码在蓝花瓷盘里，养眼。

刚出勺的蛋饺，蛋皮金黄微焦，微微冒着香气，一个个乖巧饱满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。蛋饺是好吃又方便的硬通货，可蒸吃、可下火锅，还可煲一锅杂烩，蛋饺必是其中的点睛之笔呢。若舀点鸡汤，下点木耳、粉丝、青菜，丢入几个蛋饺煮沸，趁热喝上一碗，汤鲜料美，味道好极了。此画面，真是一个金色的记忆。

蛋饺，光看金黄的蛋皮是没用的，里面的肉馅还没有熟。这油然让我想起地球的晨昏线，这昼夜的分界线，隔离出白天和黑夜。而蛋饺的里外，也是生与熟的二元对立。吃蛋饺不分季节，冷天放汤水里一起煮，而在热天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将煮熟放凉的蛋饺盖在滚烫的米饭上，仿佛温度就在交融中得到调和，鲜香瞬间在唇齿间降临。

## 夏日飞歌

□南京 季川

炎炎夏日，草木茂盛，万物向上。夏天丰富多彩，魅力四射，阳光灿烂，是其他季节不可比拟的。夏天值得歌唱，不然，那些老歌里的夏日情节怎会如此令人难忘令人回味。

“池塘边的榕树上/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/草丛边的秋千上/只有蝴蝶停在上面/阳光下蜻蜓飞过来/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/水彩蜡笔和万花筒/画不出天边那一道彩虹/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/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/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/盼望着长大的童年”。罗大佑的《童年》是所有人的童年，那些夏日里的调皮与可爱、天真与纯洁的音符，好像还在校园里回荡。

“夏天夏天悄悄过去/留下小秘密/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/晚风吃过温暖我心底/我又想起你/多甜蜜多甜蜜/怎能忘记/不能忘记你/把你写在日记里/不能忘记你/心里想的还是你/浪漫的夏季/还有浪漫的一个你/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”。当年听这首韩宝仪的《粉红的回忆》，正是自己青春萌动，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岁月，虽然不懂得爱情的真谛，但是看着恋人们那互相依偎卿卿我我的情景，自己好生羡慕和渴望。

凤飞飞的歌曲，充满柔情与磁性。我最喜欢听她的《夏的季节》：“不要不要，停留你脚

步/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/虽然你我/偶尔想起痛苦/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/幸福幸福//看看海面上/潇洒的晚风/快把忧郁全部抛空/快把忧郁全部抛空//跟着我来忘掉寂寞孤独/寂寞孤独”，“趁着夏天里/阳光多灿烂/把你的热情/散步在天空/忘记一切烦忧/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路”。这是失恋后的痛定思痛，也是对恋人未来的最美祝福。

《热情的沙漠》这首庾澄庆的歌，恋爱中的小伙子们如果在夏天唱起来，会显得更加有激情更加有动力，充满男人的阳刚与执着。“我的热情/好像一把火/燃烧了整个沙漠/太阳见了我/也会躲着我/它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/沙漠有了我/永远不寂寞/开满了青春的花朵/我在高声唱/你在轻声和/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/你给我小雨点/滋润我心窝/我给你微微风/吹开你花朵/爱情里小花朵/属于你和我/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”。

在夏日一隅，或庭院或窗台，或大街或小巷，忽然有一首夏日老歌款款飞进你的耳膜，落在你的心田，勾起你的回忆，让你心底的涟漪荡起一阵波澜，是多么愉悦幸福的事情。

岁月不老，歌声不老，那些属于你的夏日美好也永远不会老。

# 梦中的父亲

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四个年头了，可父亲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只要是闲暇时间，静下心来，他那瘦削单薄的身影就在我眼前晃动，并且还常常闯进我的梦里。梦境像演电影一样，画面清晰逼真、活灵活现，好像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走远。

初夏的一天夜里，我又一次梦见了父亲。梦里，父亲五十多岁的样子，他还是生前那样，刚毅中透着温和。我和父亲在老家的乡间土路上，各自拉着一辆架子车，车上装满从自家后院起出来的粪肥，准备送到夏播前的田地里，父亲在前我在后。也许父亲经过长期的体力劳动，练就出劳而不疲的身板，只见他脚下好像生风似的，拖着车辕疾速地向前进着，不一会就把我甩在后头，而我却在后面吃力地缓步而行，想

# 柴门犬吠

记忆中的故乡，家家户户的柴门虚掩着，一缕柔和的月光斜着身子洒进小院，给柴门旁一只耳朵贴着地面酣睡的土犬镀上一层银白，似一幅充满乡野气息的水墨画，恬淡而宁静。

忽然，土犬抬起头、竖起耳朵，两只眼睛发出绿光，盯向那风吹草动的来源之处，发出了试探性的吠声。脚步声从远方传来，越走越近，土犬站起来，在柴门旁转着圈子，脖子、身上的毛一根根竖立，冲着脚步声传来的方向，急促而又有力地吠叫。一犬吠百犬应，全村土犬的齐吠声，瞬间打破了深夜的宁静。直到那赶夜路的行人或有盗窃之心的贼人的脚步声，渐行渐远或渐渐消失，犬吠声才偃旗息鼓，故乡又归于一片宁静之中。

“爷爷，咱家的狗怎叫得这么

□河北迁安 黄宇辉

快也快不起来，双脚像灌铅似的。很快父亲的架子车到了一个土坡前，停了下来，父亲扭过头对我大声喊：“宇娃，你把架子车拉到了我这儿就停下来，上坡太费劲了，你是吃不消的，等爸爸把车子拉上坡后过来帮你。”父亲说完这话，我这才意识到应该过去帮父亲把架子车推向坡顶。就在我准备摆下车辕，过去帮父亲时，只见父亲用力“咳”了一声，努力地从干涩的喉咙深处喷出一口黏黏的唾沫，双手并拢，重重地唾在掌心上，然后搓了搓，扶起车辕，运足气憋足劲，一口气把架子车拉到了坡顶。

此时我的车也到了上坡处，我撂下架子车，就地蹲在路边长长地喘着粗气，等着父亲的到来。

父亲气喘吁吁地走到我车跟前，“我来牵，你在后面推着”。原以为父

□山东临清 杨金坤

欢？”被深夜犬吠声惊醒的我，曾经问爷爷。

“深夜里，只有在犬吠声里才睡得踏实，如果没有了犬吠声，我们倒睡不踏实了。”爷爷的回答颇耐人回味。

长大后，我渐渐地明白了。

用木棍或藤条扎成、编就的柴门，用质朴的笔墨书写下一个个“井”字，阳光、月光穿透柴门里外的岁月，映照出朴实、宁静、恬适、淡泊的故乡生活，也记录着繁絮叨叨的故乡往事。柴门是入院进家的一道屏障，家人和熟人可以不用打招呼搬开柴门随便出入，外人与生人则必须先在外面“叫门”，等主人应允后才可进入。柴门虚掩，好开好扣，看着亲乎，摸着热乎。

犬是故乡的灵魂，缺失了犬的村庄，即使生活着再多的人，也少了一份生机和一种灵动。

父亲是过来帮我推车，可他却让我在后面推，他要驾着车辕。扭不过父亲，我只好把车辕交给了父亲。父亲接过车辕把，牵起助拉带，挎在肩上，重复了一遍刚才坡底起车的动作。我在车子后面推着车子后箱，望着驾着车辕的父亲背影，只见父亲躬着身，像纤夫一样，一步一叩首，他那急促有节奏的呼吸声，在寂静的旷野中，听得异常清晰，助拉带深深地勒进他的肩膀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，从头顶冒出的汗珠，沿着他黝黑而瘦削的脸颊流向下巴，再顺着拉碴的胡须然后一滴一滴地洒在地上……

梦醒后，我的泪水就像父亲拉车时流淌的汗水，哗哗直流，湿透了枕巾。这就是父亲在世时，在家乡黄土地上劳作并关爱我的一个小小缩影。

柴门和犬是绝配，每一扇柴门后，都会守着一条忠诚的犬。犬通人性，一旦喂养，便成为家庭中的一员。每每家人外出归来，犬立在柴门前摇头摆尾，狺狺作亲昵之态，甚或欢叫着纵扑到身上，令一天的疲惫立时消失殆尽。若有亲戚或熟人来访，守在柴门旁的犬会摇着尾巴，发出喜悦的问候吠声，让来客未进院门就倍感温暖与慰藉。倘有生人“叫门”，最先警觉的，必定是吠，凌厉的吠叫声令人惊魂不定，既向来者诘问，也向主人报讯。

有柴门的故乡，是让人永远眷恋的精神家园，有犬吠的夜晚，衬托出故乡的静穆与祥和。柴门犬吠让故乡多了些温馨；柴门犬吠让故乡多了些温情；柴门犬吠让故乡多了些故事。

故乡因了柴门和犬吠，变得亲切而生动。

**青石街**  
NEW SUPPLEMENT 379号  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